

交棒

# 回山上的家

Plutut: Embrinah sapah dgiyaq



*o ili am ya mapikepkep jiaten aka no ineynapo ta no kokoa*

## 部落是連結我們與祖先的臍帶

o ili am, neymakdeng a da pakacitan so iweywawalam no kanakan, o rako a karatayan am, ya mipakatkat so pangaktoktowan no tao, ipakatopos do pikepkepan no ineynapo aka no akakawan. ko pamanakem no kalialikay ko am, abo o zampo do vahay no kokoa, amizingen namen o rarakeh a miraraod, pangozayan namen o aep aka no araw do talitalilisan no tao, iciakmey na omiteng a ranom a omapno so teneteneng do kataotao.

tomacilolo o pipa karangan no teneng do talitalilisan no tao ya, ta no onongan o mina panisiboan no ineynapo no kokoa am, pangozayan o panga'a'apan aka no ipipinapinan no kokoa do pimeymasaodan. mapinpin ori a, apia o kapadket sia do wanglo so makakaday a vazay, aka pacilovot da no malalavayo a tao a omonong do nikapowan da itetnge'an.

da nicirara no 《原視界》o 太魯閣 a malalavayo, a mingaran si Lowking Hana, nimangay do 內本鹿 a ili no Bonongco, macinanao do iweywawalam, aro o nimacita na do ili a cicirawat no ineynapo da no kokoa. ala makeykai rana o kapaciray da sia no yanbokay do tizibi so makman sia a vazay, inawey no macilovot sira o aro a isocia a mapatnek so nipareng da a apzazatan, ipacacita da sia no aro a tao so teneteneng no yancomin.

部落是原住民孩子認識自身文化最重要的場域，我們在大自然給予得天獨厚的環境中學習、成長，並從中了解祖先、土地及族人之間的緊密關係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記憶，是小時候生活在沒有電力的地下屋，我們聽著老人低聲吟唱，讓黑夜、白晝決定我們的生活時序，一點一滴地孕育、提升我們對自身文化的涵養。

我始終認為「生活空間」會左右民族的知識體系，而舊社踏查正是原住民重新尋回過去漁獵、狩獵、製作器物等生活知識的重要途徑。除了踏回傳統生活場域，我們也能以現代科技建立完整的地理與網絡資訊，活化社會對舊社遺址的參與與了解，強化族群認同感。

本期《原視界》邀請太魯閣族青年Lowking Hana到內本鹿認識布農族傳統生活樣貌，而舊部落等傳統領域如同連結我們與祖先的臍帶，讓我們從中汲取許多珍貴的生活智慧。接下來原文會預計製播一系列相關節目，鼓勵更多藝術家以舊社為主題創作，再現原住民各族文化脈絡。

Panirsirngen do yanbonkay  
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  
基金會董事長

瑪拉歐斯  
Maras

# 世界 INDIGENOUS SIGHT

Issue

# 37

發行單位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

發行人：Maraos 瑪拉歐斯

總編輯：Magaitan 瑪蓋丹

統籌：孫琳鳳、希給·梧梅

編輯執行：曾瓊慧 Lovenose、賴星羽 Bali

美術統籌：賴星羽 Bali

地址：11573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

電話：02-2788-1600 / 0800-581-600

傳真：02-2788-1500

E-mail：ipcfservice@mail.ipcf.org.tw

編輯製作：今周刊代編部

統籌：羅景馨

文編：郭柏均、田朋聿

文字：郭柏均、邱睦容

攝影：林靜怡、黃建彬

美編：張為舜

插畫：林家棟

族語翻譯：馬月琴（達悟族）、蔡麗綉（邵族）

Miming Karaw（太魯閣族）
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

電話：02-2581-6196#336

傳真：02-2531-6433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／未經本會書面同意，請勿轉載。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會立場。中華郵政臺北雜字第206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：2313-111X

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 
圖文好看線上版 ▶



# 01

o ili am ya mapikepkep jiaten aka  
no ineynapo ta no kokoa

部落是連結  
我們與祖先的腳帶

# 10

重返內本鹿的歷史廊道

# 22

神話和歌唱  
都是部落文化的一部分

06

Lowking  
在內本鹿的 min

08

從山胡椒學習基地  
認識布農

14

投射自己  
慢慢累積族群知識

18

從山林植物  
更認識布農

26

布農石板家屋的日常

30

踏出第一步  
成為更好的自己

交棒 >>

交棒

# 回山上的家

內本鹿是布農族遷徙的最南界，也是日本殖民臺灣版圖上的最後一片空白，經歷多次流血衝突，布農族人被迫大規模遷移至平地。儘管山一直都在，卻是族人一直無法抵達的家。

2001年，後代青年重新回到山林裡的舊部落，重新建構布農的文化與記憶。本期《原視界》邀請太魯閣族創作歌手Lowking Hana，跟著布農族人回到傳統領域學習祖先傳承下來的山林智慧，並傳遞、交流尋根的意義。

Plutut: Embrinah sapah dgiiyaq





註：Plutut: Embrinah sapah dgiyaq, 太魯閣族語「交棒：回山上的家」之意。



# Lowking 在內本鹿的min

Min：布農族語「成為」的意思，此處指「養成的過程」。

大學時期該打該撞加入原住民社團「拿珊瑪谷」，開始大量接觸各族群的文化。最先認識的是阿美族的「階層」，我聽一位阿美族人說過：「階層裡的人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樣。」那時候覺得阿美族有團結的族群特質，而太魯閣族則是傾向家族約束，意見分歧時會優先聽從家族長輩的命令。後來學習阿美族歌舞，發現有大量牽手舞蹈，跟太魯閣族很不一樣，我們比較多模仿動物動作，可能跟在山裡生活有關係。從舞蹈動作一窺族群特質，會發現阿美族更強調部落整體性，而太魯閣則著重家族或個人的展現，我們可能比較英雄主義(笑)。

之後接觸到排灣族文化，特有的貴族身分階級更讓我驚訝，很難想像那是與生俱來的身分，且身分差異會直接影響個人服飾的表現。我對排灣族的印象之一就是「華麗的民族」，雖然族服以黑色為基底，但衣服上面的琉璃珠、頭上的羽毛頭飾等都非常華麗，而且女生的高跟鞋沒有最高、只有更高。排灣族絕對是一個浪漫的民族，有數不完的婚禮，甚至保有扛情柴的文化。

如果要介紹太魯閣族的特徵，我第一個想到的是「剝悍」，從一些文獻能夠感受到這個民族的強悍，例如比較為人熟知的霧社事件、壯烈的太魯閣戰役等，但我們同時帶有強悍後的溫柔。太魯閣族有個傳統樂器暨法器「獵首笛」，在族人將敵人首級帶回家並掛在家屋外後，會用獵首笛吹奏安魂曲表達感謝——雖然我們剛剛是敵人，但因為你榮耀了我的家族，請你在這安息。這種當代可能無法理解的浪漫，經常讓我的思緒深陷其中。原住民族對於大自然存在感恩跟敬畏，所以入山會有一些規則、禁忌與祈求平安的儀式，像是我們老人家以前上山時會鳥占(Psisil)推測進山的吉凶，我也好奇布農族有沒有類似習俗。

這次行程讓我真的是期待又緊張，我並沒有很多上山經驗，簡單的爬山健走是不成問題，但能跟著老人家的機會卻非常難得，老人家願意將生命經驗分享給我們，我覺得非常幸運且感恩。太魯閣族跟布農族都是山上的民族，這次一方面可以補強我的山林經驗，另一方面我也很好奇布農族看待山林有沒有跟我們不太一樣的地方，但要從都市生活狀態轉變成山上生活，想必對我有一定的挑戰性。



Lowking Hana / 姚宇謙

花蓮榮德太魯閣族

入圍第32屆金曲獎  
最佳原住民歌手獎

樂觀開朗的大男孩

新生代山海系 R&B 歌手



Go Go!



# 從山胡椒學習基地認識布農

2002年，直升機載著15位老人家回到臺東延平鄉的內本鹿，在部落青年們事先砍伐的林地間降落，這一趟10分鐘左右的航程，老人家們卻等了60多年。

內本鹿是布農族的傳統領域，是外來殖民版圖上最後一塊空白。1941年，族人不服日本殖民政府集團移住政策而爆發「內本鹿事件」，在流血衝突之後，日本人燒毀石板家屋、小米田，將全體族人遷下山，燃起的黑煙從此隔絕族人回家的路。

直到近代國際原住民族運動興起，2001年展開傳統領域調查，兩年後的世界人權日，老人家終於回到山上的家，2002年也被稱為「內本鹿元年」。看著耆老們流淚唱著日本國歌《君之代》，發起「回家計畫」的年輕族人決定延續復返行動，每年入山重建家屋、整理山徑、踏查舊社。

2019年，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與內本鹿人文工作室合作，將古道上的蘇鐵護管所改為學習基地，命名為Itu Mamahav tu pasanavan\*，以「min（成為）Bunun（布農族人）」為宗旨，發展出植物運用、狩獵、陷阱、解剖等10種課程。讓族人回到山林只是第一步，Mamahav希望培育更多部落年輕人，將布農族傳統智慧與知識，代代實踐下去。

Katu (Sinsin Takishusungan)

Dahu Takishusungan

高中歷史老師

部落長輩先

內本鹿  
歷史說書人

內本鹿  
六邊形戰士

\*布農族語「屬於Mamahav的學習場域」之意。  
Mamahav是舊聚落名字，也指「山胡椒」，因聚  
落附近有許多山胡椒而以此命名。

曼儀 / Langus

山胡椒雜工

itu Mamahav  
tu Pashanavan

Kau Tansikian

很會忘詞的  
民謠歌手

Cara

# 重返內本鹿的歷史廊道

大多數人對布農族的印象為「居住在深山」與「八部合音」，但布農族並不是渾然天成的高山民族，其起源地是濁水溪下游的Lamungan（今南投休息站附近）。傳說一場大洪水迫使祖先往高處的中央山脈和玉山山脈遷徙，布農族五大社群\*分散在山脈的幾條河流間；後因人口增長而持續遷移，向中央山脈以東的花蓮大分拉庫拉庫流域移動，接著再往南朝臺東卑南溪的支流新武呂溪前進；19世紀中葉，其中一支落腳高雄桃源區，而遷徙到最南邊的一支則抵達鹿野溪中上游的內本鹿。自此布農族人在內本鹿居住近半世紀，直到日本人來到臺灣而起了變化。

\* 卓社群take todo、卡社群take bakha、丹社群take vatan、巒社takebanuad、郡社群isbukun

為什麼不往北遷？因為北邊有賽德克族；不住南移是因為南方有阿里山鄒族。





日本在臺殖民中期，隨著大部分原住民族陸續被征服，加上日本對臺灣山林資源的需求，更加急迫地加強控制未降服的原住民族群。日本殖民政府建置高壓電籬勇線，將布農族包圍在山上，進而開闢警備道沿線設置駐在所，作為監視與聯繫之用。

直到1930年霧社事件爆發後，日本殖民政府於隔年實施集團移住，強制將原住民遷下山，布農族人才離開世居的內本鹿區域。然而，居住環境由高海拔轉變為低海拔，許多族人難以適應、水土不

服，其中一名族人Haisul的2個孩子甚至因此過世。1941年，Haisul決心展開返回內本鹿行動，他沿路夜襲警備道沿線的駐在所，並砍斷連結通訊必經的橋梁以防止追兵，只是最終受到族人誘導現身而遭到逮捕，此稱「內本鹿事件」。此後，日本殖民政府要求內本鹿全面清空，將族人全數遷下山。

1945年日本人離去，隨之而來的政權轉換加速原住民平地化，族人們依然無法回家。2000年，原住民族運動風起雲湧，原住民族群歷史逐漸受到重視，布農文教基金會展開部落地圖調查，兩年後再發起「回家行動」，用直升機載老人家重返自1941年後便沒能回去的家。「沒有想過此生還能再回家。」許多參與的老人家流下眼淚。

曾為古道上的清水駐在所與戰後保護蘇鐵的護管所，翻轉為現在的Itu Mamahav tu pasnanavan，在山裡推展更多族群行動，重新建構人與土地的關係，探索人與族群的連結，找回身為人的能力。



在學校上歷史課都會睡著，但今天全神貫注在聽老師分享布農族的歷史。

## 古道是一條不簡單的路

Katu老師講完布農百年的遷徙史，再帶Lowking走一小段回舊部落的路，更能感受到腳下每一步都是由祖先們踏出來的臺灣歷史縮影。



## 日本警備道 x 臺東蘇鐵自然保留區

現在走的古道就是日本殖民時期開闢的警備道，進入山林的入口處之所以設有圍欄，是因為此區域有全臺數量最多、分布最廣的野生臺東蘇鐵。設置自然保留區保護這片珍貴稀有植物，入內是需要申請的喔！



人字形

### 警守的獨立戶

沿路看見一間家屋的遺址，這一戶屋主是在日本殖民時期擔任警守，以清水駐在所的工作維生，因此家屋附近沒有保留耕作空間。此家屋石板疊法是以縱向交叉排列的「人字形」，摩擦力比較強，會更加穩固。家屋格局是典型的口字型，因為地面沒有打洞的石板，推測其門面是用木構和草組成，屋頂則以茅草堆疊，現在才會只留下牆面結構。



松鼠會把種子藏在石板縫內，山豬為了吃裡面的果子，會衝撞石板牆，導致牆面突起，也有可能是樹根生長影響。





## 內本鹿事件的遺跡

內本鹿事件的主事者Haisul為阻礙日警的聯絡道路，砍斷原先聯繫兩山的鐵線吊橋，現在還保留著水泥橋墩。

## 來不及發電的鹿野溪

日本殖民後期開始在東部啟動工業化，選定兩地蓋水力發電廠（名為「清水計畫」），其中一處就是在鹿野溪。溪床最狹窄處適合做水壩，官員在此建房舍供工程人員駐點，但最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水利工程停擺，僅留下水泥基座、蓄水池與旗竿座等殘跡。



## 你是哪個氏族的？

布農族的生長環境多為陡坡，鮮少平緩地，活動的空間場域小，使得布農族的社會組織以家族為主，少有大部落，因此不像其他族群以部落領地劃分界線，氏族群體觀念相對強烈。

我們的舞蹈表現比較少，  
不像阿美族有歌舞的大場面，  
因為我們如果跳得太奔放，  
就會掉下去懸崖。

# 投射自己 慢慢累積族群知識



你怎麼認知到自己是原住民？那段時間的心理狀態為何？



我國中要考高中的時候，媽媽問我要不要考原住民族語認證？我第一個反應是「蛤？我可以考？我是原住民嗎？我怎麼從小到大沒有聽你們講過？」後來我想起小時候跟外婆相處的日子，他會和我說族語，但沒有人告訴我這是太魯閣族的語言。

後來考試通過，但就算知道自己有原住民身分，生活也沒有太多變化，族群身份對我來說有點不痛不癢。直到上大學有自我介紹的場合，除了說自己是太魯閣族的原住民，就沒辦法講太多，開始有點愧疚感，覺得自己撐不起這個身份，好像我只是空有表象。那陣子會問自己，「我這樣算原住民嗎？可是我們家就是啊。」有一段時間是很矛盾的狀態。後來一位學姐邀我參加原住民社團「拿珊瑪谷」，和一群原住民一起相處，發現很多和我一樣的都市原住民，都在找尋回家的路上，我的心態就逐漸轉變——儘管現在了解的不夠多，都不會阻擋我分享我有原住民身份這件事，每個人有自己的成長環境，不必因為是都市原住民而羞愧。

你在都市長大，是如何認識自己的部落歷史？



雖然外婆會講族語，但外婆和他的父親分開生活，有一陣子是讀日本小學，暑假才會回山上顧小米，所以外婆能提供的資訊比較有限。我對族群歷史的知識有部分是自己找資料、理解後拼湊出來的；有些是在部落長大的太魯閣族學長分享的；還有部分是大學參加族語課程學到的。最近幾年有逐漸認識部落裡的人，開始參加部落青年舉辦的活動，從這些地方慢慢建構我對太魯閣族的認識。

你之前有走過太魯閣族傳統領域嗎？



崇德的部落沒有，但我有走過和中部落的，那時候參加太魯閣學生青年會的活動，導覽員會邊走邊介紹部落後面的山、家屋、植物、路徑等。參加這類活動時，我會把自己投射在裡面，「原來太魯閣族在山上看待土地、山的視角是這樣啊！」就像是看小說，把自己當成小說主角一樣。因為對我而言，我不曾擁有過這些，因此不論是哪一個部落的經驗，都可以被我投射，有點像是我活動結束後可以跟別人分享，「我們 Truku 上山時是如何、如何，這是在和中部落體驗到的。」



Lowking搭的天幕。

### 有自己搭帳、野營的經驗嗎？和過去經驗有沒有落差？



我之前有在露營區野營，參加這次活動前，我以為會住在山上很陽春的工寮，用鐵皮、木板、帆布搭建的那種，感覺很有挑戰性。到這裡發現比想像中友善很多，對我剛好是一個前哨戰的概念，因為最近認識一位太魯閣族的朋友，有聊到未來要一起上山打獵、經歷山上的生活，這次就讓我可以先練習。

### 對於明天的期待？



看課程表不太知道「做掃把」是什麼意思，布農族的掃把跟大家不一樣嗎？我也很期待能認識傳統作物，「吃」是生活很重要的部分，更是一個文化層面。我知道太魯閣族有很多傳統作物，不過都已經消失了，只存在老人家記憶裡，所以很期待明天能認識布農族傳統作物，也很想知道他們怎麼復耕。







# 從山林植物更認識布農

山林孕育出豐富的動植物生命，幫助族人生存，族人也從生活環境發展出共生模式，感謝及尊重大自然的給予。Dahu老師帶著Lowking走一段山徑，除了認識植物應用，也藉此傳達布農族的養成觀念。

Mamahav 環境走讀

## 對月亮的重視

在布農族的宇宙觀，天上有2個太陽輪流出沒，所以365天、24小時都有日曬，炎熱的天氣讓作物難以生長。某一天一對夫婦要整理耕地，將嬰兒放在山棕樹蔭下後便下田工作，工作回來卻不見孩子的蹤影，只看見一隻攀木蜥蜴從包裹嬰兒的布裡出現，驚覺孩子被太陽曬到變成蜥蜴。這對夫婦非常傷心，氣憤的丈夫帶著大兒子往東邊前進，決定要把太陽射下來。



走了好幾年，終於離太陽越來越近，丈夫拿起弓箭朝太陽射去，射中太陽的眼睛，瞬間天色暗了下來。被射下的太陽生氣質問那位丈夫：「為什麼要射我？」丈夫回應炎熱的天氣奪去他的孩子，也讓人無法耕種、生活；太陽聽聞後非常同情，於是被射下的太陽變成月亮，並和他們立下約定——往後人們的重要祭儀都要按照月亮的時序變化進行，開墾耕地也得告知月亮。因此，布農族人開始觀察月亮盈缺，發展出「月亮曆」，在開墾前會將2片木頭做成月亮形狀立在土地上，並舉行儀式，表示這塊土地已經和月亮立過約，同時祈求作物豐收。

### 打噴嚏就要注意了

Dahu老師提醒，在山上打噴嚏的話，要停下來休息一會兒，讓不好的靈通過、離開。



### 小米的共伴作物

Mamahav基地後方的小米田有一些共伴作物如南瓜、樹豆等，目前小米已經採收完成，土地會改種地瓜和花豆、黑芸豆、鵪鶉豆。豆類能夠在非狩獵季節補充蛋白質，而多元作物種植則能互相抑制病蟲害。

### 靠老荊藤補水

因過去沒有水壺，族人上山狩獵時便仰賴溪水或蓄水植物，老荊藤蓄水功能強，砍斷老荊藤底部，水就會滴下，3至5公尺的長度能蒐集到600毫升的水。若是在中高海拔處又沒有溪溝，有些水鹿翻滾後地面會有凹陷，雨後能稍微蓄水，是族人補充水分的來源。



想不到還要挑沒  
打開的嫩葉……



## 綁一把 Bunun 的掃把

1 上山採集山棕的嫩芽10至15根，  
要選葉子還未打開的唷。



2 拍打每一束山棕，  
讓葉子散開。接著  
撕掉葉子中線兩側的  
翅膀（因為兩側的葉  
子比較輕盈且是一對  
，稱為「翅膀」），  
留下中間較堅硬的部分。  
翅膀可以做小一點的  
掃把，掃軟一點的地  
面。



3 將綠葉曬乾至乾燥的咖啡色狀態。



4 集成一束以後，保留約手肘的  
長度，多餘的部分切掉。





5 把木柄插入山棕葉，用麻繩綁起來。山棕葉包覆的那側木柄要插入卡樺，才能撐開山棕、讓它更蓬鬆。

我原本還覺得不過只是一支掃把，沒想到這麼不容易，花了快4個小時才做出一支……

6 分束細綁，每排以奇數為佳、排排遞增，綁起來較好看。



### 掃把斜槓當法器

如果家裡的小孩超過尿床的年紀，還會習慣性尿床，巫師會用山棕在小孩身上揮灑，驅除尿尿的靈；所以布農族嚴禁用山棕或掃把打小孩，可能會把尿尿的靈帶回小孩身上。

山棕掃帚完成囉！



### min Bunun 成為人的過程

當天晚上生火時，Dahu老師手拿著從二葉松砍下的木材，說明這一小塊木材代表的意義。

「油材\*」是布農族生火／生活的重要植物，樹開始產生油脂的過程稱為minuni sang，min可能會讓你不舒服，如同砍樹時樹流出的油脂，是樹保護自己的機制，而這過程卻幫助族人晚上能照明的火把。



布農族很重視min，我們不會直接用嘴巴說要你成為什麼樣子，不像老師上課有一道題目跟標準答案，我們希望你能有自己的經歷，看你能成為什麼。雖然min的過程很辛苦，可能會受傷，但也是因為每個人有自己獨特的min，才塑造出不同的模樣。



\* 油材的布農族語是「sang」，聚落是「asang」，生命氣息是「isang」，從族語字面可以看出油材的重要性。

# 神話和歌唱 都是部落文化的一部分

今天聽了布農族的神話，你有聽過太魯閣族的傳說嗎？



像今天提到的射日傳說，我們太魯閣族也有。我分享一個 sisil 傳說，sisil 是繡眼畫眉，牠小小一隻，為什麼會變成鳥中之王呢？因為有一次山上的鳥要選出牠們的王，牠們決定比賽誰能把山頂上的大石頭推下山就能當王。很多猛禽像大冠鷲都有來試，但都沒辦法成功推下大石，後來 sisil 來參加，牠把大石頭前方的小石移開，大石頭就滾下去了，所以 sisil 被認為是很有智慧的鳥，老人家會聽 sisil 的話做占卜。還有一個神話是關於 utux tminun\*，因為太魯閣族會織布，我們相信世間萬物是藉由風穿梭大地而編織成的，有一首歌謠「風箏歌」叫 sika bari，老人家也會說女生懷孕有小孩，是風送過來的。

\* 編織神靈。

布農族的靈鳥是小黃鶯，布農族認為右邊是善靈，左邊是惡靈。打獵時若看到小黃鶯由左向右飛，代表好運，但若由右往左飛，表示可能有危險。



你以前有從自然取材的手作經驗嗎？  
今天動手作山棕掃把的感覺如何？



有用藤纖維做成繩子，但像山棕掃把從零到有，而且每個步驟都自己來的經驗就沒有。今天印象最深刻是在樹林中爬坡找山棕的時候，真的覺得有那麼一點點挑戰，因為平常沒有走過山裡的「道路」，不習慣被草、木頭打在身上，踩著鬆軟的土，只為了砍那一根山棕。而且五金行、大賣場到處都有賣掃把，加上我們不是用苧麻，而是用麻繩這種簡單的材料，沒想到做起來居然超級費力，原來以前在山上要做一個工具，要花上一整天，這完全沒辦法想像。



掃把可以趨「尿尿靈」，太魯閣族有用物品驅靈嗎？打算怎麼處理山棕掃把？



拿來掃地啊，但對這把掃把比較有感情，絕對不會丟。我永遠會記得這個掃把拿來打人會讓人尿床，下次哪個同學來我家，看他不順眼就拿起來拍他兩下。

太魯閣族有巫師，但物品驅靈我就沒有聽過，我們有除穢、驅除惡靈的儀式，而且祭儀很私密，都是關起門進行，如果不是當事者大概也不會知道過程，不曉得布農族是不是也這樣。

今天認識一些能吃食的植物，太魯閣族有在吃野菜嗎？



有一道傳統料理類似什錦湯，是野菜加一些獸類骨頭、小米，熬成像粥的東西，這是我2年前才知道的，因為現在已經沒有種那些作物，是部落朋友特意重現。如果和很會吃野菜的阿美族相比，太魯閣族的野菜種類比較少，我們和布農族比較像，因為在山上能種的東西有限。



晚上的音樂分享會有帶給你什麼樣的感受或力量嗎？



原住民只要有一把吉他，就可以玩得很開心。我們原住民族有一個普遍現象是會一直唱歌不停，今天也有類似感覺，但可惜我不是箇中好手。吉他是好取得的東西，只要學幾個簡單的和弦，大家就能朗朗上口一直唱，變成部落一個很好的消遣。「接歌」成為一個部落文化，有時候還會自己改歌詞，把它改得有點歪、有點好笑，這都是原住民文化的一種再造。雖然彈吉他、唱歌、接歌這種事誰都做得好，但就不像在原住民地區能經常體驗到。

今天也體會到能從歌曲感受族群的樣子，我感覺布農族是一個相對內斂、保守、溫柔的族群。我試著問有沒有開心的歌？有沒有表達愛意的歌？但布農族就比較少這類型歌曲，老師們說因為以前布農族是由父母親決定婚事，所以情愛的歌較少。這就和我們太魯閣族不一樣，我們有「搶婚」文化，所以對於男女情愛的表達就反映在歌曲上。







# 布農石板家屋的日常

山裡散落的石材都曾是布農族的家，而在山下，一棟現代布農族的石板屋也正在蓋起，疊石頭就像玩拼圖，每一片都有訣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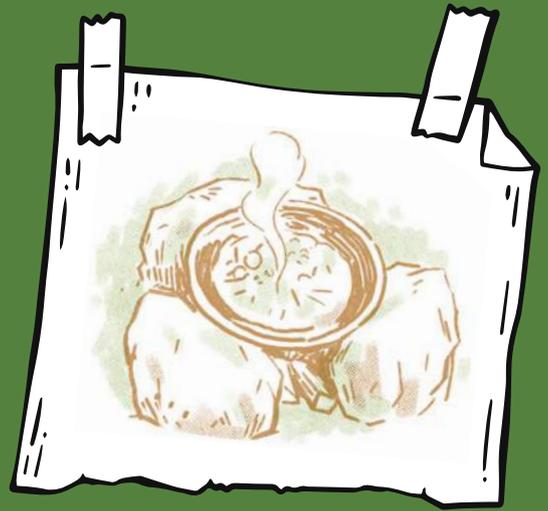
## 布農族家屋有好多種樣子

布農族家屋沒有固定型態，有的是ㄇ字型、口字形；有些有窗戶或是天窗；也有分成地面式或半穴型。石板的砌法也很多元，主要看搜集到的石材，如果多是扁石頭，可以用人字砌；若是圓石，則將大型至小型的石頭由下往上依序堆疊。

## 不可或缺的灶

布農族家屋進門正中間普遍為穀倉，標準配備是穀倉兩邊會有兩口灶，但在山下因海拔較低、氣溫較高，有些家屋只會有一口灶。對原住民族而言，灶都有凝聚家人情感、維持家屋生命力的意義與用途。

布農族家屋只會讓家族或朋友家族的人入內，如果要招待外人，則會在家屋外吃飯。



## 屋頂怎麼蓋？

有的家屋會將石板打洞，並以藤作為繩子相連固定；有些是鋪蓋芒草、樹皮、木頭等。辨別方式是看房屋遺構是否可見打洞的石板。

布農族有個禁忌是只有家族的人能上去該家屋屋頂，若有女性不小心踏上別戶家屋屋頂，就要嫁給那戶人家。因為布農族認為，外人可能會帶來不好的東西影響到家裡的人或內在的靈。



## 不能沒有豬

有些布農族家屋附近會蓋豬圈，因為豬有挖掘的習慣，用木頭蓋容易倒塌，會採用比較厚實的石板。

豬對布農族來說相當重要，「殺豬」是立約的象徵，代表家族認同和接納，因此兒女訂婚、結婚都會殺豬、分享豬肉。

## 布農的血緣聚落

布農族的聚落多由家族或朋友家族聚集形成，即使不同姓氏，也會同進同出，由勢力強大的帶領另一個較弱小的家族，彼此互相守護。



## 蓋家屋概念不一樣！

魯凱族和排灣族同樣有石板建築，但他們工法更加細緻，原因在於布農族聚落遷移較頻繁，但房屋並不會帶著走，因此蓋家屋只求穩固、不會倒塌就好。

## 在平地蓋一幢布農的石板家屋

Kau老師到布農族舊社佳心部落時，看到許多石板屋遺址，心中便浮現「自己蓋一棟石板屋」的念頭。回家後，Kau老師到內本鹿觀察石板屋的形式，也研究資料、詢問耆老，決定在平地蓋一間石板屋作為妻子的工作室。

傳統家屋若有窗戶，格局不會做太大，多是為了防禦架槍用。Kau老師設計的這面窗戶則是為了採光。



就算是工作室，三石爐灶跟小米倉的設計也不能少，在未來能作為文化傳承的場域。不過為了符合生活需求，這間家屋有加上浴廁。

老師們有教第三層的石頭要和下面兩層的位置交錯，才會穩固；而且邊邊的石頭要選大塊一點，會比較好看。



Kau老師向地方河川局申請搬運溪床石頭，由於受河川沖刷，石頭顏色相較於山上的更淺，且河床的石頭大小不一。

為了預防颱風、地震等，這間家屋的石頭縫隙會填補水泥，才能在平地屹立不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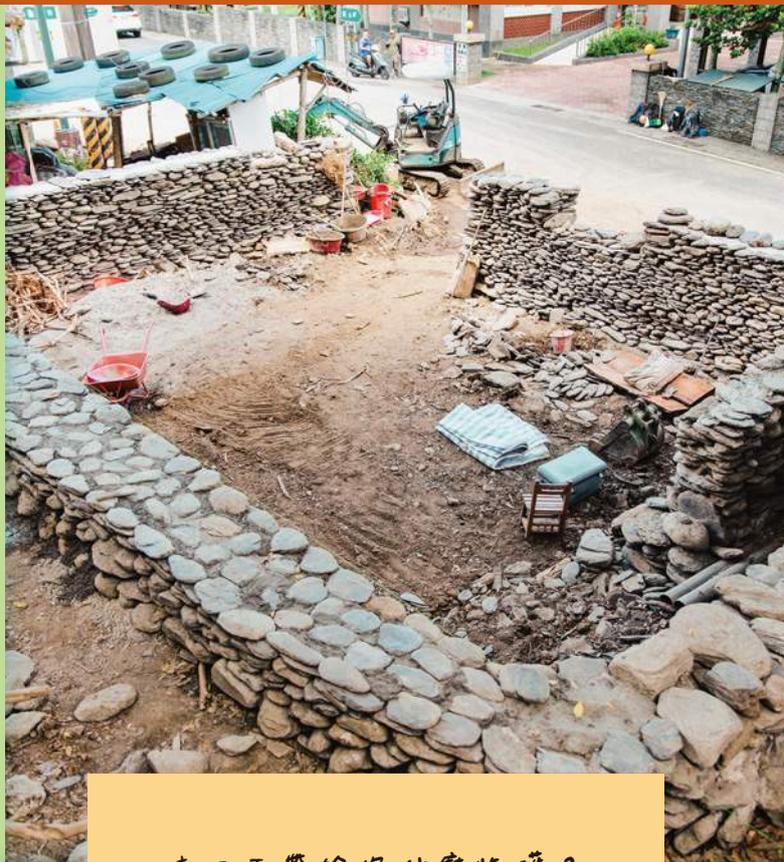
# 踏出第一步 成為更好的自己

你對布農家屋印象深刻的地方？  
跟太魯閣族家屋有什麼差別？



原來布農族家屋是可拋式的耶！受到生活環境、耕地、獵區、禁忌的影響，會被动地拋棄，這很難用現代生活的思維設想，畢竟現在能擁有一個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另外，我一下山看到平地新建的石板屋時還滿震撼，因為夾在現代化的建築中間，視覺衝擊超強烈。

我對太魯閣族家屋的知識沒有太全面，材料比較多是竹子、木頭、茅草。布農族以氏族為中心，和朋友、親戚都住在附近，但太魯閣族比較是以自己家為核心，這是我聽外婆描述他爸爸住的地方。



若想認識原住民文化，可以如何起頭？



我的經驗是從社團開始，在都市相對熟悉的環境接觸不一樣的人，就有機會透過這些人開啟跟部落的連結。你會在過程慢慢摸索出方向，可能是從一般坊間活動、部落旅遊、運動開始，就算單純參加一個射箭活動都很好。

脫離舒適圈，心理產生壓力非常正常，你可能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，但其實腳踏出去就準備好了。就像我做專輯時，我也認為我族語還很破，不過就像布農族的min，那些都是過程，今天的你會比昨天的你好一點，這樣就夠了，光是踏出去，就比上一秒的自己又成長一步。

這3天帶給你什麼收穫？



從口說知識到身體力行，實際體驗後成為生命的一部分，讓我更認識布農族。我感受到環境的變動，讓文化隨之流動，用形狀比喻的話，可能文化在過去是圓形，現代是三角形，也許下個世代會變成正方形，但核心價值是不變的。這種親近自然的經驗非常寶貴，我很鼓勵我的朋友和下一代，一步步更靠近自然環境，就像Katu老師講的，我們雖然是島嶼國家，卻懼怕海洋、畏懼山林，這是很反常的事情，現在有機會重新建立連結，非常珍貴。



看著沿途景色漸漸由建築物、公路轉變為蒼鬱的樹林與難以行駛的石子路，好似進入時光隧道，從現代化駛向原古文化的旅程要展開了。入山前的祭告儀式，把自己的所有退去，謙卑地進入內本鹿。老師說上切200公尺就能到達基地，真是好運，我原本以為要重裝爬個2、3小時。上山途中，有很多石板家屋遺址座落於各處，保存程度還相當明顯，對歷史遺物有興趣的我而言，真是一個很棒的開始。我們走走停停聽老師分享這片山林的文化故事，並在一個紅色柵欄前停下來，原來這源於布農族與林業局間的糾葛、對抗，我想在臺灣這只是一個縮影。從以往的劃界保育到現今部落共管，我樂觀地想著未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對彼此會有更多了解。

第一天我們花了大約2小時聽布農族的遷徙故事，以及警備道開鑿前後的大小事件。在說故事的時間裡，我們席地而坐，旁邊圍繞著大樹林蔭，周遭蟬鳴鳥叫及潺潺流水聲此起彼落，不時還有聲音很大的飛蟲經過耳邊，這樣的「自然教室」真是難得。隨著故事推進，周遭景物漸漸有不同色彩，有了歷史的重量，踏在土地上也更有「鹽巴」了。下午步行在警備道上，走起來是頗吃力，很多石塊都有些許鬆動，我不禁想著在山裡打仗多麼吃力，難怪日軍需要以10倍軍力加上事前調查與工事建設才得以達成目的。「要理解臺灣現代化的過程要來內本鹿，要了解內本鹿要從mamahav學習基地開始。」想起啟程時老師說的話，心中感悟又疊加一層。

每個夜晚我們都會生火，我也從生火的油材一窺布農族的生活哲學。油材的布農族語「sang」，是很多單詞的字根，它的油脂是植物遭到破壞後從傷口生成，過程會有傷害，但經過時間累積，能成為一個重要的象徵。就像很多人事物變化過程都不盡相同，也許有傷害、有苦痛，但正是這些經歷型塑出每個人不同的模樣。Tahu老師不直接點破，而是透過生活事物傳達寓意，這樣的處世哲學充滿魅力。

回想行前看著行程表，原本覺得安排稍微寬鬆，但每個課程都厚實且有重量，我想原因在於親身體會。尤其一開始不明白為什麼要做山棕掃帚，但從原料取得到處理製作，卻搞了整整1天（原本曬乾要3天時間，我們跳過這步驟），我和掃帚一下子有了連結，因為裡面有汗水、有精神、有投入時間。原始的生活也許不那麼方便，但會讓你跟土地產生連結，你會珍惜，會感恩。

土地的重量來自於歷史的灌溉；內斂的布農風格，生活裡皆是哲學。

2022.08.30







THE  
NO.1  
FACE  
Supreme

交棒 >>

